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癡人說夢記 第十回 出險難旅館遇良朋 通關節酒樓逢騙子

卻說賈、宮二人，因不能上岸，氣憤不過，洛分烏思想了一想道：「也罷，承你們的情，送我那樣貴重的鑽石，我總要替你們想個妥當的法子，才算對得起你們。你們且請住下，我上去設法便了。」希仙連稱費心，回艙不表。那船主上岸去了一日，晚間回來，對希仙道：「恭喜，你們的事有了眉目，卻好有個日本人，在本埠開了個雜貨店，現在要回國去，店中什物，一概拍賣，約值金錢八九萬圓，我想你們不如去買下來，一面做這買賣，一面再設別的法子，不知二位意下何如？」希仙聽了大喜，就托他從中介紹，那船主又上去了一日回來，就叫他們將行李搬上岸去，原來船主已是替他們佈置好了，毫無攔阻。到得店裡，和那日本人三下說明，估價九萬圓，當下取出票金交代明白，不免應酬一番。那日人及船主各自去了。自此賈、宮二人，就在舊金山做買賣不提。

再說東方仲亮等四人，在船中等了賈希仙一日，不見回來，心中著急，仲亮便要上去找尋，鄭開智道：「我們四人同去方好，不然，再有失散，更是勢孤了。」仲亮道：「不可，我們這船是逃生的根本，萬一被那毛人拖了去，那才不了呢。我的意思，孟核賢弟在此看守船只，毛人來時，便將這船漾開去便攏岸。我同大團、開智二位賢弟上岸去尋賈兄便了。」商議已定，正待上岸，忽見毛人無數，扛了一個大竹排來，仲亮說聲：「不好！他是要想上我們的船來了，兄弟們快些起碇開船。」當時七手八腳，慌慌張張的將船開離海岸有五六里海路，遠遠看見那毛人果然將竹排放下海去，一齊站在排上，順水淌來，那知人多排小，幾個浪花拍來，排上的人，站腳不穩，盡被潮頭捲去。仲亮歎道：「這樣似人非人，似獸非獸的東西，如此愚蠢，偏要害人，始終害了自己，也覺可憐，如今他既葬送在海裡，我們可以回船去找賈兄了。」歐孟核正待轉舵，偏偏遇著一陣橫風，將船直吹到海心裡去，隨你使盡氣力，再也轉不過來。四人齊集舵樓，大家用力，要想轉過船頭，卻見前面一座高山，上邊冒出一股水來，那船竟像被那山直吸過去。鄭開智記得看過外國圖畫，知道背脊上冒水的，是一種鯨魚，說聲：「不好！要走入鯨魚肚裡去了，快到船頭上去看看，有什麼法子避開沒有？」說罷，跳上船頭，提起篙子，想要支撐，東方仲亮也去提根篙子幫助。誰知不得勁兒，船已被他吸進了口去。登時天昏地黑，盧大團趕緊將船上的燈，一齊點起。那東方仲亮和鄭開智用篙亂戳，恰好戳著那鯨魚的上脛，那鯨魚負痛，掀動起來，船就搖蕩個不住，二人盡著向上面戳去，那鯨魚將口一張，把船吐出，趁著潮勢，一淌下去，直淌了三四百里。那船漸漸走得慢些，只見風平浪靜，一輪紅日，向西落下，映著萬頃綠波，放出千百道霞光，照得人面都是通紅的。四人就在舵樓賞玩海景，互相慶慰，一邊閒談，一邊攬定篷索，順風淌去。又見前面隱隱起了一座山峰，四人齊吃一驚，怕是鯨魚又出現了，連忙取出遠鏡看時，卻是個島國光景，細辨方向，竟是日本的橫濱。四人放心，將船駛去，到得岸邊，四人商議著，將所有珍寶細軟，一總拿上岸去。將船棄掉。

其時天色已晚，就在船中住了一夜，次日天明，四人收拾停當，一同上岸走到個熱鬧去處，看見個旅人宿，東方仲亮進去，找著店主人，通了姓名。原來這店主姓藤田名宮煉，專喜結交中華豪傑，當下仲亮與他說明白了來歷，隨即留他們住下。那旅舍是一行的西式房子，每人一間，卻不甚大，裡面牀帳及各色應用器具都全，四人一排占了四間，房金是每日一元，吃飯在內，大家安放行李已畢，都聚在東方仲亮房裡閒談。停了一會，開出飯來，卻尚可口，一碟魚，一碟牛肉，一碟鹹菜，有個二〇來歲的女僕伺候吃飯。飯畢無事，孟大團同了鄭開智、歐孟核到運動場閒耍了一番，仲亮獨坐房中養神，忽聽得隔壁房中，琴韻悠揚，彈了一會，歌聲間作。歌道：

臨高台以軒，下有海水深且寒。隔千里兮寄蘇荃，不察予情兮徒傷讒。傷讒兮奈何？黃鵠高飛兮羽翻翻。

少頃換了調又歌道：

神州黯兮暮雲低，群龍戰野兮鷲鳥飛。有獅臥兮有虎蹲，獅不醒兮虎所吞。目中區兮橫八荒，鯨浪鼓兮鬣帆張。波斯寶兮胡賈藏，競孰智兮爭誰強。終古不變兮河山長。

仲亮聽那歌聲，知道是中華人，取了個英文名片，插在袋中，走過去拜訪。只見那人高軀大臉，愁眉不展的。獨坐撫琴，見有人進來，將琴放下，站起身來，脫帽為禮。仲亮取出名片，他仔細認了一認，也將自己名片取出。仲亮看時，上面寫著三字，叫做寧有守。仲亮失聲道：「啊呀！你莫非孫謀先生麼？」他答道：「正是，足下何由識得小弟？」仲亮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我有個朋友，姓賈號希仙，時常對我說起先生來，所以曉得，渴想多年了，不料在此處相會。」那寧孫謀聽見有賈希仙的蹤跡，喜得眉開眼笑，連忙問道：「那賈希仙是我的同學好友，這時在那裡，就煩請來一會。」仲亮歎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賈兄如今尚不知死活存亡哩。」孫謀大驚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仲亮便將自己與希仙如何遇著，後來要想在廣東舉事，如何泄漏，如何逃走，說到此處。孫謀道：「我也聽人傳說，有這樁事，後來到得廣東打聽，才知賈兄逃出外洋，屢次托人在東京探訪他，杳無信息，且請吾兄坐下，慢慢的細講。」仲亮又將他們如何被拿在使館裡，如何到仙人島，如何設法航海，如何在毛人島失散，自己要去尋他，如何遇著鯨魚，到得這裡的話，一一說了。孫謀跌足叫苦道：「這樣說來，賈兄是沒命的了。」兩人相對感傷一陣，仲亮便問孫謀如何到得這裡？孫謀道：「說也話長，我慢慢與你講便了。」

看官你道寧孫謀如何到得橫濱，原來他要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，沒有做得成，被人家逼出洋的。且說他和魏淡然在陳契辛家閉戶著書，他那部書著成，叫做《新法刪經》。刊了板子，到處送人，傳揚開去，就有佩服他的，說是聖人復出，又有人議論他，說是非聖無法。只魏淡然見了他的書，誠心的拜服，說要從他為師。這是附驥尾而名益顯的意思，他如何敢當，再三遜謝。淡然只得罷了，看看場期已近，兩家娘子，就替他們收拾考具，契辛在家無事，也要同他們到廣州一遊。這時正在七月初的光景，天氣尚熱，三人定了一隻大船，用小火輪拖到鎮江，坐了江永船的大餐間，逕到上海。淡然找著他叔子明，敘了些別來的話。子明道：「可喜你成了親事，大哥來信，我方得知，一直沒開，不曾寄與你信。前頭卻教人打聽你的蹤跡，打聽不出，近來接著大哥的信，我才放心。只是有個賈希仙，可是你的同學不是？」淡然道：「是的。」就把同希仙出來，要想入學堂的話說了，便問子明賈希仙現在那裡？子明歎口氣道：「不要提起了，那賈希仙落魄在此，我要叫個拆字先生，偏偏叫著了他，說起來方知是吾姪的同學。我就留他住下，送他盤纏，替他冒了高要的籍，去人端溪學堂。好在那學堂的總教習，是我的先生，所以答應收下。他不合到什麼閩江樓上，填了一首詞，觸怒了制台，要拿他辦罪，已捉住了，又在江中被他同伙劫去，就是賊船上查著炸藥的那樁事，原來是他做的。制台拿不著人，要著我先生根究，先生信來說我結交匪類，著我交出這賈希仙來，不然，就要行文拿我。哼！我現在此地，他們官府就能拿得到我嗎？我卻置之不覆。後來有個朋友，從廣州來，說起我那位先生，為了賈希仙的事，著急病死了。倒也乾淨，沒得人來噪聒了。聽說這賈希仙，如今已到東洋，賢姪這人到底什麼來歷？他究竟是湖北那一縣人，為何安心造反，你和我說個明白。」淡然道：「這人和姪兒一直同學，並無造反的念頭，叔父只要想他，初到廣東，那有同伙，一定是被歹人劫去，將他出名的。他的住處，姪兒也不甚曉得，他是從外縣來就學的。」原來淡然深恐說出希仙住處，致他的家裡受累，所以瞞了他叔父不提。當晚淡然就住在他叔父處，明早打聽得富順輪船要開，就同陳、寧二人上了船，仍舊坐的大餐間。淡然和孫謀閒談賈希仙的一番舉動，孫謀大為詫異，雖然是好友，卻也沒法救他，只得置之不問。到得廣州，賃了一所房子，在都府街住下。孫謀家裡，本是大姓，同宗的人不少，孫謀一去拜候，不免添了一番酬應。又有些學堂裡的人，曉得他著過一部《新法刪經》的，多來請教，鬧得臣門如市，應接不暇。

契辛逐日在外面打聽學台的門路，要想替他們安排。有一天在最宜樓和淡然吃酒，聽見旁邊桌上，兩人交頭接耳的密切談心，隱約聽見，說了學台兩個字，契辛疑心，看那兩個人的樣子，一是瘦臉尖腮，穿件黃舊的川綢單衫，手裡一把折扇，時時扯開，有些書畫在上面。一個是大黑胖子，穿件湖色熟羅衫，上面的油跡兩三塊，是老油跡，洗不掉的，襟上掛著一個眼鏡袋，是洋漆刻花

的，一副玳瑁邊茶晶眼鏡放在桌上，只顧和那瘦臉的密談，年紀多不過四□來歲，一口官話。契辛看了多時，忍不住過去請教，那二人見他來了，連忙立起身來招接，請他坐下，叫伙計添菜添酒，彼此道了姓名。原來那胖子姓莫號謔真，那瘦子姓巫號作道，那胖子自己說是潮州人，一晌在京裡做皮貨生意。那瘦子說道：「我是直隸易州人，跟了這位李學台出來的，我們二人是京城裡認識的朋友，在此碰著，敘敘。尊駕何來？」契辛道：「我是送兩位舍親來考的。」那瘦子道：「令親是在庠的嗎？」契辛道：「不是，是捐的監生。」他臉上就稜了一稜道：「啊呀！監生要指望學台送考，只怕有點為難。廣東全省的監生，有幾千人哩，只取一百幾□個，你道難也不難？我說句不中聽的話，還是勸他不必進場罷，倒少吃一天苦。」契辛道：「足下說那裡話來，那有特特的來考，不進場的，正要請教足下，有什麼法子想沒有？」那巫作道只是搖頭，將身子擺了幾擺，呆著臉想了一會，低低的向契辛道：「此處不是說話的所在，我們到番菜館去罷。」立起身來，叫伙計算帳，叫的菜不要了，算下帳來，兩桌共吃了一吊五百錢。巫作道在袋裡盡摸，口裡說一總歸我算，莫謔真又要搶著會帳，你推我拉的不得開交。契辛取出兩塊番銀，交與伙計，說連小帳在內，二人見契辛會帳，方才住手，又要趕來搶，那伙計已下樓去了，只得說聲叨擾，契辛約了淡然同去，淡然卻看見他們不堪的樣子。著實不耐煩，說：「小弟有事失陪。」作別回寓去了。正是：

衡鑒無憑宜貨取，文章入夠仗錢多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